

12 白色鬼影(4)

『悬疑女王』演绎国宝争夺战



看到玉成着急的样子，韩方轻轻拍拍他的肩膀，透过清晨的薄雾环顾四周，少顷，脸上竟然露出了微笑。玉成看着师傅的表情，怔住了，难道师傅是因为心疼钱，吓傻了？他正欲劝师傅的时候，却听到师傅边拉着他继续向前走，边缓缓地说：“徒弟啊，师傅的绰号叫什么？”

玉成一愣，挠挠头：“师傅，京城里老百姓都叫您韩仙人，可……可

这和钱袋有什么关系？”

韩方先是笑而不语，片刻后才正色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让为师算上一卦。嗯，根据卦象得知，我们继续向前走，在约300米处就能找到丢失的钱袋。”

玉成听了转悲为喜，但也有些半信半疑，他伸长了脖子向前看，正准备跑到前面先看看的时候，却被韩方一把拉住了：“徒弟，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躁，跟着为师慢慢走，呵呵……”玉成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但看到韩方气定神闲，也只好半信半疑地跟在后面。

韩方目不斜视，脚下不停；玉成却一直盯着地面，唯恐漏过了什么地方。3分钟后，突然听到他大喊：“我的钱袋！”韩方看到，钱袋就在他们的脚下。

韩方弯腰捡起钱袋，微微一笑，将其塞到玉成的怀中：“这次可要看好喽！”说完这话，他举步继续前行，惊得后边的玉成半天没回过神儿来。

次日黄昏，清溪县。

沉沉的暮霭，渐渐低了下来，天地缝合了，无边无际的麦田由碧绿变成了湛蓝和暗灰。透过松林的缝隙，他们见那夕阳坠下去，收

敛了它的光彩，然后抛下云朵，独自溜到了地平线下。云朵们不能借助太阳的美丽光彩来梳妆打扮自己了，色彩由绯红到粉红，也渐渐暗淡下去。

韩方和玉成没有来得及歇息，想直接赶到龙眼山。他们面前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包，翻过这座山，应该就会有人家了，到时候便可以借宿了。韩方心里思量着。

刚才景色还十分绚丽，转眼间天完全黑了，他们两人被黑暗所笼罩，除了脚下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耳朵里全是乌鸦的叫声……玉成心里有些紧张，打开手电筒向前方照了照，见到到处都是枯枝败叶，碗口粗的树木张牙舞爪地矗立两旁，似乎随时都会压过来，有种令人窒息的感觉。

玉成缩缩脖子，正想和师傅快速通过山路的时候，前方却突然传来一声低喝，他吓得“妈呀”一声靠在师傅侧面，握手电筒的手颤抖着，吓得差点儿尿裤子。前方三米之外，竟然站着两个像鬼一样的人！

两个人脸色煞白，眼珠子发红，身上的白衣随风飘动，乌黑的眼睛闪过一丝丝恐怖的光芒，玉成吓得

手电筒差点儿掉在地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听到其中一个女的低声喝道：“拿钱来，拿钱来……”玉成吓傻了，不由自主地去掏钱，却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按住了，韩方冷哼一声：“装神弄鬼，这年头，连劫道的都改行头了？”

听了这话，对面的两个人明显一怔，迟疑片刻，旁边那人迅速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冲到韩方跟前，二话不说，举刀就劈。玉成在旁边吓呆了，眼珠子都快惊了出来。韩方却稳如泰山，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

咣当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在玉成吓得差点儿尿裤子的时候，突然感觉眼前一晃，一个白色的影子急速飞来，随后那明晃晃的刀落地了。

刚才装神弄鬼的那个人吓得目瞪口呆，还未缓过神儿来，白色影子又迅速飞了过来，死死地缠住那个人，前后也就3秒钟时间，接着一声惨叫，一股鲜血喷涌而出，那人的头颅竟然飞了出去，撞在旁边的干树枝上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

（摘自《龙眼——绝命追踪83天》澹台镜 著）

15 初到东瀛

歌声传天下 精神存人间



1973年年初，日本人佐佐木幸男到香港，香港的宝丽金制作部部长招待他到歌厅听歌。轮到邓丽君出来唱压轴曲时，佐佐木幸男就完全被她的歌声征服了。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酒喝多了，评断不够专业。

第二天，佐佐木幸男决定再听一次，还找了最前排的位置，特意只点了可口可乐，耐心地听邓丽君唱歌。这次他真正被震慑了。

第三天，他立即到唱片行买齐邓丽君已出版的唱片回旅馆听，200

多首歌，他很用心地听到天亮，越听越爱听，不能释怀。他想：“这样的歌手，非把她请到日本不可。”他没有休完假就提前赶回日本，在宝丽多公司里放邓丽君的唱片给全公司的人听。当时在公司任管理部部长的舟木稔，后来回忆说：“我们听后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与邓丽君签约，在我印象中，我们公司第一次没有任何阻力地决定签约一个新人，那也是唯一的一次。”

佐佐木幸男立即与香港宝丽金联系，没想到香港那边不推荐她，反而希望他们能签下另外几位艺人。佐佐木幸男却只想签约邓丽君，因为他在两次观赏演出中，看出了她的气质与教养，他觉得这是她的最大魅力所在。他回忆道：“没有任何一个歌手像她那样让我震撼，她到日本之后的表现，令大家钦佩，我也感到很荣幸。事实上，像她这样的歌手，谁去听了都会想挖她过来，哪个公司与她签约都会成功，我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”

佐佐木幸男很相信缘分，他眼里泛着泪光说：“35年了，邓丽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其他人取代过，也因为发掘邓丽君的成功，以后陆续有不少中国艺人来托我帮忙，我都拒绝了，因为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感觉。”

邓丽君的这位“知音”，对她早

逝的扼腕与疼惜，完全写在他的眼睛里，中年男子不轻弹的泪，就这么一直忍着，他指指自己的心口说：“一想到她已经走了，我这里都疼！”坐在一旁的舟木稔怕大家哭成一团，还特别说了一些邓丽君初在日本发展时闹出的小笑话，只是大家笑中有更多的眼泪。这样的交情，早已超过合作关系，而是一种相知相助的情分啊！

1973年11月，通过香港宝丽金的郑东汉帮忙，舟木稔带着担任翻译的佐井芳男一起到台湾说服邓丽君签订合同。那时邓丽君有些动心，但邓爸爸不同意。舟木稔没有立即要求她答复，温婉地提议给她几天时间考虑。

第二次会面，经过6个小时的恳求，邓爸爸终于点头，他起身用非常凝重口气对舟木稔说：“我把女儿交给你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”看着邓爸爸眼中的热泪，舟木稔觉得自己责任重大，在心中告诉自己：“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！”事实上，在以后的20多年中，他一直非常尽心地照顾邓丽君和邓妈妈，即使在邓丽君过世后，舟木稔社长也每年都要到台湾给邓丽君上坟，还带来邓妈妈爱吃的日本米。

次年2月，邓丽君与妈妈踏上了日本的土地。3月1日，邓丽君推出了第一张日文专辑《是今夜或是

明宵》，但市场反应不好，只在全日本畅销歌曲中排第75名。

公司立即召开会议，讨论是否继续与邓丽君合作的事。舟木稔记得投票的结果是，15个人投反对票，只有4个人投赞成票。佐佐木幸男请大家再给邓丽君一次机会，甚至说“如果这一张再不成功，我就辞职不干”。

最让舟木稔感动的是，邓丽君一再检讨自己。他也真诚地说：“第一张唱片卖得不好，原因大家心知肚明，这首歌的词曲都不够好，宣传也不够用心，加上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，公司当时根本没有全力去推，其实邓丽君早就知道是选曲和她的型、她的歌路都不对的问题，按理说，她可以据理力争，但她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。”

唱片卖得不好，邓丽君认为是自己努力还不够，发音不够准，歌声辨识度也不够，她反过来安慰制作人。她也没有因此而气馁，反而更认真地改进。她经受了一切新人可能有的遭遇，包容、担当、忍耐，而且能屈能伸，勇于再接受挑战。舟木稔深情地说：“在我担任日本唱片公司负责人的30年里，见过各种各样的歌手，能有如此涵养的，邓丽君是绝无仅有的一个。”

（摘自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姜捷 著）